

佛在人间

在佛教中，有不同的佛陀观，但正确的佛陀观，到底是佛在人间，即人成佛。

印顺



释印顺 著

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

中华書局

印 顺 法 师 佛 学 著 作 系 列

佛在人间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在人间/释印顺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6

(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484 - 0

I . 佛… II . 释… III . 佛教 – 文集 IV . B948 –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0445 号

经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出版

书 名 佛在人间

著 者 释印顺

丛 书 名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

责 任 编 辑 陈 平

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7 1/2 插页 2 字数 154 千字

印 数 1 - 3000 册

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484 - 0

定 价 18.00 元

目 录

一 佛在人间	001
一 释尊小史	001
二 佛陀的身命	003
三 释尊的故国之思	005
四 出家更接近了人间	007
五 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	009
二 人间佛教绪言	012
一 人间佛教的展开	012
二 人间佛教的三宝观	016
三 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	021
一 教乘应机的安立	021
二 诸乘应机的分析	031

目 录

四 人性	051
一 人与众生性.....	051
二 人性与佛性.....	058
五 人间佛教要略	067
一 论题核心.....	067
二 理论原则.....	070
三 时代倾向.....	076
四 修持心要.....	082
六 从人到成佛之路	086
一 学佛即向佛学习.....	086
二 唯人为能学佛.....	089
三 学佛所不可少的信解.....	091
四 从十善菩萨学起.....	093

目 录

七 佛法与人类和平	096
一 和平的意义.....	096
二 不和(不平)的心因.....	098
三 (不和)不平的事缘.....	101
四 外缘为重的世间和平.....	103
五 着重内因的心地和平.....	106
六 内因外缘并重的究竟和平.....	108
八 佛法是救世之仁	111
一 人间相互引起的忧苦的救济.....	112
二 身心充满忧苦的解脱.....	137
九 佛教的财富观	163
一 叙起.....	163
二 财富由布施福业而来.....	165
三 如法求财不以非法.....	168
四 财富的处理.....	173
五 财富究属于谁.....	174

目 录

十 佛教的知识观	179
一 一般文化界的看法.....	179
二 佛教的知识观.....	185
三 现代知识应有之反省.....	194
十一 佛教的战斗观	199
十二 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	204
一 道德与不道德.....	205
二 最一般的道德与道德律.....	206
三 道德的变与不变.....	209
四 道德的三增上.....	211
五 佛化的道德在般若.....	212
六 学佛即是道德的实践.....	215

目 录

十三 佛教与教育	216
十四 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	223
一 佛法与世界性.....	223
二 佛教的世界性原理.....	225
三 佛教的世界性事例.....	230
四 结论.....	234



一 佛在人间

一 释尊小史

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，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个四月八日，诞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国的释迦族。父王叫净饭，是迦毗罗的国王。母后摩耶夫人，在东向拘利城归宁的途中，在她母亲的别墅岚毗尼园里，诞生了太子。这大喜的消息，立刻引起了大自然的狂欢：枝头的小鸟，唱起和平之曲；花朵也更妩媚了。充满生意的春风把这大喜的消息传遍了迦毗罗，传遍了恒河两岸，一直到全世界。此时、此地、此人，将永远成为人间的光荣，受着人们的歌赞与崇拜。

释尊不但生在高贵的王族，还生着端严的相貌，这在当时印度人的眼中，他无疑是未来人间的领导者，一切的利益，都要在他手上完成。因此，释尊幼时，就被称为“悉达多”。七八岁时，他开始入学，也曾学过军事；在竞婚时，曾表现了体力的优越。他在王宫甜蜜的物质享受中，滋长了一颗人生可痛、众生可悯的心灵。众生的自相残杀，身世的渺茫，这现实的苦痛警觉了他，

使他不愿留恋这优美的王宫，不能漠视这惨酷的人间。二十五岁的一个晚上，他坚决地放弃了统治者的地位，离开了王宫、父王与心爱的嫔妃，成为一位一无所有的，真理与自由的追求者。出家以后，为了真理与自由，参访当时著名的宗教师，过了六年非常刻苦的生活。但事实证明，苦行是徒然的。于是乎他的生活开始转变，受牧女善生的乳糜；在尼连禅河洗净了七年来的积垢。到摩竭陀国的菩提伽耶，结跏趺坐，发出坚强的誓愿：“我今若不证，无上大菩提，宁可碎是身，终不起此座！”在四十九天中，运用智力、悲力、无限的精进力，从一切障碍中获得解放，彻底体悟了人生的真谛，成为人间的佛陀。释尊体悟的人生真谛，与实践的轨则——道，在祭祀生天与苦行解脱的印度时代思潮中，显然是格格不入。释尊曾慨叹地说：“我法甚深妙，无信云何解？”“我宁不说法，疾入于涅槃！”在“五十七日”的长期思考中，度着独善的生活。最后，决定创设一种适应时代文明，深入而浅出的宗教。但不单是适应，在这适应浅化的里面，显示出释尊的本怀。在波罗奈的施鹿林，开始为五比丘说法，推动了不共世俗的四谛法轮。法轮的精要，正像阿说示说的：“诸法从缘起，是法说缘生，诸法缘及尽，吾佛大师说。”此后，释尊从事真理的传布工作，组织僧团。到第六年，加入这和乐自由的僧团者，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人。这样的教化，约有五十年之久，佛教传遍了恒河两岸。最后，释尊从摩竭陀到毗舍离，渐渐游行到拘尸那，受纯陀最后的供养，度最后弟子须跋陀罗。在双林间，为弟子作最后的教诲：“自今已后，我诸弟子展转行之，则是法身常在而不灭也！”八十岁的二月十五日的中夜，释尊入大般涅槃。

槃，结束了一代的教化。“世间眼灭一何疾”！释尊的入灭，将永远遗留在佛弟子内心的深处，悲怀恋慕，直到人间净土的完成！

二 佛陀的身命

佛教是理智的宗教，自然不能离却这人间的导师，转到玄秘的信仰。但是，单在种姓清净、相好圆满、出家、成佛、说法、入灭的形迹上建立信仰，也还不能算深刻正确。凡是纯正的佛弟子，必须把握佛陀的崇高伟大点，要窥见佛陀之所以为佛陀。唯有在这即人成佛的佛格上，才能奠定坚强的信念。在理智信仰的生命中，去为真理与自由而迈进，完成佛教出现世间的目的一。

佛陀之所以为佛陀，就是佛陀的体性与生命。经上说：“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”，这是佛陀的法身。苦行沙门瞿昙，为什么被人称为佛陀？这并不因他是王子出家，修苦行，或者说，是因他体悟了人生的真谛——缘起正法。缘起的本质，是说：凡是存在，没有无因而自然的；没有常恒的、独立的；一切的一切，是关系的存在。因关系的和合而现在，因分离而转化。佛陀在定慧的实践中，观缘起的如幻而证悟缘起的寂灭。具有这样的正觉内容，才称为佛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也能悟解这缘起的寂灭性，就接触到佛陀的本质，就能正确窥见佛陀之所以为佛陀。这是佛教的核心，有它的详细正确的内容，可不许你悬想。这里不妨说一个浅显的比喻：一个庞大的东西，把你我隔在两边。这

个巨物，本是缘起的和合相，但我们都把它看成实在的。实在，才隔离了你我。假使你我的慧眼，比爱克司光更强，那就能透过这好像实在的巨物，显发它的真相。不但彼此慧眼的光芒，在这共同的对象上接触，融成不二；还能互相觌面相见。这就叫“心心相印”，“与十方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”。凡是佛弟子，能在听闻思惟中获得这缘起正法的正见，就是信解见佛。能在定慧的实践中通达，就是证悟见佛。从前释尊在世时，有一次广大的集会，大家都去见佛。须菩提在山边考虑，我也去见佛吗？佛说“见缘起即见佛”，我为什么不观察缘起呢？他观察一切从缘所生，都是无常演变；从无常的观察中，通达法性空，契入寂灭的圣境。当时释尊对一个最先见佛的弟子说：你以为先见我吗？不！须菩提先见我身。这是佛陀之所以为佛陀的一面。

经上说：“解脱戒经，是汝大师。”又说：“能供养僧，则供养我已。”这是佛陀的慧命，是佛陀生命的另一侧面。佛陀的存在，存在于佛教大众的集团中，有僧就有佛。这点，决定了佛陀的伟大，伟大到超越我人的意想以外。缘起法性，是宇宙人生的最高法则，那么我们的身心修养，自它共处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不能违反这缘起法性。也就是说：世出世法不能打为两截，要在这一贯的法则中建立。佛教的本质，是平等而非阶级的，自由而非压制的，集团而非个人的。从佛陀的本质——正觉缘起的内容中，展为活跃无限止的生命，都表显在僧团，因僧团的存在而存在。僧团的组织，可说是法性具体的显现。因此，佛法的存在，并不以殿宇、塑像、经典来决定，在有无吻合佛陀本怀与法性的僧团。“佛法弘扬本在僧”的僧，不是伟大的个人，是一个推动佛教的

和乐共存的自由集团，不是深山中一个一个的隐者。那家庭化、商业化的，更是“出佛身血”，与佛无缘。

缘起性，是佛陀的法身；和合众，是佛陀的慧命。在佛陀之所以为佛陀中，佛弟子的整个身心，成为佛陀之一体。

三 释尊的故国之思

释尊是一位国际主义者，对军阀的争霸战，根本不表同情。“战胜增怨敌，战败卧不安，胜败两俱舍，卧觉寂静乐”，这是佛陀对侵略者著名的教训。假使就此说佛陀漠视国家民族的被征服、被奴役、被残杀，那是非常错误的，这可以从释尊出家与国家的关系说起。

释尊的祖国迦毗罗，如何富庶，如何强盛，在佛教的传记中，显然是夸大的。事实上，当时的迦毗罗，早已沦为波斯匿王的侨萨罗国的附庸。有一回，波斯匿王向迦毗罗的释族索婚。大家虽觉得他非我族类，但又不敢得罪他；结果，乔装一个婢女，冒充释女去下嫁。我们只要想到齐景公的遣女入吴，汉唐的宗女和番，就可想见当时的情势了。那时的印度，是侨萨罗与摩竭陀争霸的时代。地势狭小而偏于北部的迦毗罗，在这两大军阀的争霸战中，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。同时，释族本身又是那样的骄逸而没有自信，看他们在琉璃王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主战派最先受了制裁。还是和呢？守呢？经过一番辩论，终于开门迎敌，甘受敌人残酷的屠戮。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国家，未尝不是释尊摆脱了而别图解救的一个主要动机。

在释尊悲悯众生如一子的心境上,因种族的歧视,互相侵夺而陷国计民生于悲惨的境遇者,又不止一个迦毗罗,不止迦毗罗需要正义的救济吧!这使释尊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,而有别辟坦途的必要了!因此,释尊在倡导佛教的解脱论中,没有忽略世间。这是对的,正确的出世观,是必然地配合着世间的净化。释尊倡导种族平等论,以消泯种族间的歧视、对立,与非法的压迫。抨击侵略者的残杀,而鼓吹无诤的和合。在另一方面,组织起大智大悲的自由集团,也就是社会性的自由族。和平共存的思想,多少给予当时纷争的印度以有效的救济。这一切活动,是从伦理实践的宗教出发,但他没有忽略人间,更没有忘记祖国。当毗琉璃进军迦毗罗的消息,传到这个为解脱的自由集团——释沙门团的时候,提议给予迦毗罗以实力的援助者,在传记上看来,是大有人在。虽然受了苦行厌离的时代思潮的限制,不能实现有力的援助,但释尊到底以大慈无畏的精神,在毗琉璃王的大军前出现。事实是这样:在毗琉璃王军队通过的大路边,释尊安闲地坐在一株没有枝叶荫蔽的舍夷树下。琉璃王听说释尊在此,便过来礼拜问讯。他不理解释尊独坐枯树下的用意,觉得有些希奇。释尊对他说:我现在是没有荫蔽的人了!琉璃王听到“亲族之荫,胜余人也”的慈训,大大感动,吩咐还军。传说在释种被灭的时期,释尊头痛了多日,这是怎样象征释尊的内心!在佛在人间的见地去考察,释尊虽然出家,他没有忘却国族,那一缕故国之思,依然是活跃着。释尊怎样在指导人间的佛弟子,应该怎样关切他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。那些以为信佛出家,就可以不再闻问国家民族的存亡者,不论他如何谈修说证,

无疑是我佛的叛徒！

四 出家更接近了人间

释尊的出家，不但常被外人，就是小乘学者，也常误会他是消极厌离。其实，释尊出家的主要动机，是不忍人世残酷的惨杀，不忍贫农的胼手胝足而不得温饱；这在《佛本行经》太子观耕（释尊最初发心）的故事中，可以明白看出。从释尊倡导的缘起正法来看，也明白如绘。“老病死忧悲苦恼”与“生”，就是八苦。这不但是“老死”，那人与人间、人与自然间种种的苦痛与缺陷，都是佛教的观察对象。要给予这人生的缺陷以适当的解决，非解决这苦痛的原因——“爱取”不可。爱是生命的贪恋与世间所有物的系著；取是内依自我爱欲的发展而为一切的追求，企图满足一人一家一国的争夺。经上说到爱取，说人类因爱取而追求。如求之不得，那就否认怀疑人类努力工作的价值，而走上尊佑论（上帝的恩赐或天意）、无因论、宿命论。一朝求得，又要藏蓄守护。假如得而复失，那种悲哀，像热沙上的鱼一样。因人类爱欲的自私，父母儿女兄弟，都在互相争斗，互相诽毁讥嫌。这种情势的扩大，就是民族国家间的侵夺；因此而死伤或被掠者的苦痛，实在不堪设想。这样看来，佛教所说的苦，不单是“老死”，苦痛的解决，在勘破自我的爱取，在改变我们身心的行为。相对的改善，就是世间的救济；根本的解决，就是出世。世间与出世间，并非敌对相反（不善世间是相反的）。世间的改善与净化，决不障碍出世的解脱，反而是接近。一分学者，着重在琐碎

的哲理思辨，或离却人间去出世，忽略勘破爱取的人间实际性。因此，也不能理解因人事的融洽而促进身心解脱的重要性；集体生活的真义，也受到漠视。

释尊是迦毗罗的王子，陷在五欲享受的重围中，这不是尊荣幸福。在释尊悲智的意境上，这是人生的大不幸，是悲哀。他离开王宫，完成最高的牺牲——弃世，才真正地走入人间。自然属于自然，一切还于一切；在自我私有的占领形态下，能有圆满的真理与自由吗？这种精神，贯穿在一切中。在释尊教化弟子的时代，虽受着弟子的推崇敬礼，但释尊却这样说：“我不摄受众。”不愿以统摄者自居，是佛陀正觉缘起正法完满的实践。他服侍病比丘洗涤；给盲比丘纫针；向小比丘忏摩（意思说请你容恕我）。他不再单是王公宰官与政客学者的朋友，他是一切人的安慰者，诚挚的劝诫教诲者。释尊的弟子，有王公、大臣、后妃，也有屠户、妓女、土匪与奴隶；有读遍四吠陀与十八大经的名学者，也有三个月读不熟一偈的呆子；有威仪庠序的耆年大德，也有嬉笑跳跃的童子。他的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，你说他出家是消极，弃离人间吗？释尊为了真理与自由，忍受一切衣食上的淡泊，但他以法悦心，怡然自得。他受着教敌的毁谤、毒害，但他还是那样慈悲无畏，到底在恬静中胜过了一切。在入灭的时候，他还在教化须跋陀罗，谆谆地教诲他的弟子。他为着什么？抛弃了人间吗？比那些称孤道寡的统治者，更消极吗？一切属于一切，唯有为众生特别是人类的痛苦，为人类的真理与自由，为使人类向上；此外更不为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在这人类所知的历史中，有比释尊更在人间的吗！

“为家忘一人，为村忘一家，为国忘一村，为身忘世间。”为身不是为一人，忘世也不是隐遁山林。为身忘世间，是比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不惜破坏更为高级的。为自我的解脱与真理的掘发，有割断自我与世间爱索的必要。这样的为身才能为大众，忘世才真正地走入人间。

五 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

释尊是一位慈和诚挚的教师，他称呼那断惑清净的比丘与自己一样是阿罗汉，何尝有意把自己提高到一切之上。但在释尊大悲大智大精进的伟大活动中，事实上超过了一切。伟大高洁的德性，深邃的智慧，因定慧而获得超越的能力，特别在溯述过去自利利他的本生谈中，露出佛陀的本来面目。这无限生命的伟大活动，不断地投入弟子的心目中，使声闻弟子不能不承认佛陀的崇高伟大，而意识到自己的渺小。释尊之所以被称“十力大师”，与声闻弟子是有所不同的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弟子心目中的佛陀，是有着不同观感的。

在佛教中，有不同的佛陀观，但正确的佛陀观，到底是佛在人间，即人成佛。“如来在世间，不言有与无；如来涅槃后，不言有与无。”凡真能获得正见者，接触到佛陀的生命者，必然有深刻正确的体认，而离却俗见与拟想。但庸俗者，忘却了“佛身无漏”，以为佛陀的饥渴寒热，与自己一样。佛陀的伟大在功德，但又遗忘了舍利弗“五分法身不灭”的明训，因此说“功德满三界，无常风所坏”，以为佛陀的入灭，是灰身泯智的。这样的佛